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奔喪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注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音義奔喪字也說文云從哭亾亾亦聲也哭空木反使色吏反注同怛都達反疏正義曰此一篇總明奔五服之喪也此正

從始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鄭必知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云唯父母則知以前兼五服也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注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音義辟音避分扶問反又方云反別彼列反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注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惟著異也音義冒亡北反又亡報反著張慮反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注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音義為于偽反一音如字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注感此

念親音義竟音境下同哭辟市朝注為驚衆也音義辟音避朝直遥反為于偽反望其國竟哭注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音義衰七雷反後皆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在路至其國竟奔赴之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者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喪廢于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君命則人代己也注正義曰鄭云此者恐成服之後即便得行故明之云若成服己後得行則可行若未得行即不可行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凡聞喪若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為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雖父母之喪既聞喪而哭又為位更哭也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者以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且遂行雖云斬衰其實母之

齊衰亦然也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注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音義括古活反袒徒旱反去羌呂反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注已殯者位在下音義鄉許亮反下西鄉同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注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歛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音義絞古卯反下同徐戸交反成踊音勇散悉但反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

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
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注次倚廬也音義闔戶臘反相息亮反下相者皆
同倚於綺反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注
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
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雜記曰士三踊
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為數音義不以
數也色主反本亦作不以為數數色具反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注三
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疏正義曰此

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明父母之喪奔入中門之左也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于生故不忍當阼階也故升自西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笄纚故即括髮袒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此所奔者謂主人也故下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此既親拜賓故知主人也此謂奔父之喪若母之喪又哭則免此下文云又哭括髮袒故知為父也此謂未成服也故下云三日成服襲經于序東者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非謂堂下之序東也送賓皆如初者謂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西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注正義曰知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壻親迎女在途遭喪女改服布

深衣縞總女子之縞總以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案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堂至既殯之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位在下也云不於又哭乃經者案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俠于堂降成踊乃經於序東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既小斂者經則合又哭乃經故云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踊日節於是可也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經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為經之散垂而絞之者以雜記云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彼帶經謂經之垂者是主人成經之後明知此絞帶亦謂經之散垂

而絞之故不以為象革帶之絞帶且要帶為重象革帶之絞帶為輕此絞當舉重者不應舉輕之絞帶故以為絞經之垂者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升堂故知此皆升堂也引雜記云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者彼云三踊夕無踊唯稱三踊此云三哭而不踊故知夕雖哭而不踊故數夕哭但云三哭不袒者以小記篇云三日五哭三袒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也知在序東者約士喪禮文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注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

麻亦經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于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也音義為于偽反注變於為父下注為母皆同齊音咨下同免音問下及注皆同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注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注待奔喪者無變嬪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為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故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注正義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者解前文奔喪升自西階此云中庭北面故云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統于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下文云奔母之喪則前經升自西階者是奔父之喪此云奔母之喪者其實奔父母喪亦升自西階故下經奔母之喪直云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服襲經帶若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齊衰來至喪所若不稱麻恐是輕喪在路之上已改服著麻故於此至家乃稱麻欲明所奔之喪雖有輕喪不來至喪所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故云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為謂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謂不升堂全不解注意其義

非也此麻則帶絰變文耳云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者此奔齊衰之喪經云免麻於序東即位袒是袒在於位也免麻于序東麻即襲也序東在位北隱暎於序是袒襲不相因位也云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也者以此經先言免麻乃云即位袒案上文父母之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絰於序東是與父母異也故云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也鄭知又哭三哭如始至時者以上奔父之喪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如初至則知齊衰以下之喪又哭三哭皆如初至時待奔喪者無變撫賓客之者釋所云不變義也禮以變為敬若有客則拜賓與之成踊示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之恩哀則哀矣則不須為變明不如賓客也云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者言主人男女待此奔者應就初哭成踊下而言之今方於三哭以後言之者若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為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次序非唯初至

如此至主人又哭三哭皆然故於三哭之下明其待之無變明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常禮次序以入此謂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注云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是待婦人為賓客禮以婦人外成適他族故也雖以賓客待之亦為異於賓客之禮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注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異於女賓若女賓則喪大記篇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今此入闈門是異於女賓以婦人雖是外成以本天屬不得全同女賓故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注為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音義而免

本或作而不免者非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為之拜賓送賓注正義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云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於喪服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內乃不括髮而免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注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音

義髽側瓜反拾其刦反注同闈音違舊音暉去起呂反纚色買所綺二反紒音計更音庚下同

疏正義

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注正義曰婦人入者由闈門知入自闈門者雜記篇文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門入也闈門謂東邊之門云髽於東序者以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故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髽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髽於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纚大紒曰髽者鄭注士喪禮云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注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為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音義相息亮反下同為于偽反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又哭三哭不袒者

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音義冠音官袒音但殺色界反下哀殺同復扶又反期音基下同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注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音義為于偽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

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三日成服謂来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為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為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為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来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注正義曰鄭注嫌經云主人是適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是奔喪者身為主人不得待者為主人故云謂在家者也云哭於墓為父母則袒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為父母袒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經絞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事也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不云袒者既葬已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為四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

日為五哭皆斂朝哭不斂夕哭故為五也云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則知奔喪者亦朝夕哭今云五哭相者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者鄭恐壹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筵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為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為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處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總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注不北面者亦

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注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注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

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過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注正義曰今案經文直言免麻於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為之得襲故言襲知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為父不及殯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為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者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輕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注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音義鄰子短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注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

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廹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聞喪不得奔者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奔喪也乃為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為位如朝夕哭位矣襲絰絞帶即位者於此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為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注正義曰知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為位當須速奔今乃為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又哭此經云又哭謂當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為又哭於此哭後乃絰絞帶與明日又哭

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經則此亦當又哭乃經今於聞喪之日即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經帶也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尊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追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恒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注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踴注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

墓左婦人墓右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注正義曰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即主人之位云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文東即主人之位除喪之後奔其位如不及殯之時云遂除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故明之云遂除謂墓所遂除服至於家不哭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緦麻也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注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音義離力智反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注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

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己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音義之朝朝旦也下同數色主反為于偽反

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注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緦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音義齋子西反資禮也一音咨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為位及免絰成服之禮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為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為五哭所以三日為五哭者為急欲奔喪以己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注正義曰已聞齊衰以下之喪既不銜君事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己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為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為節列之

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齊衰以下輕喪不敢以私害公不敢顯然為位此言為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者齊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哭罷更為位而哭可行即行以齊衰以下皆然故云皆也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唯三日數夕哭為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為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內為五哭故數夕哭為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亦明日乃成服者鄭恐三日為五哭恐數聞喪三日亦成服故云明日乃成服以成服必除初聞喪為三日也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總明之云凡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於上也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容待齊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注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音義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功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注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

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凡為位不奠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注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為主音義辟音避諸侯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注謂大夫士使於列國音義使色吏反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注族親昏姻在異國者凡為位者壹袒注謂於禮正可為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

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凡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凡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為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注正義曰此明諸哭者本是無服故但哭不為位案檀弓云申祥之哭言思與哭嫂同為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先作壹哭若朋友已久雖聞喪則不復哭故檀弓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知哭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它國為位而哭是於他國為

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諸舊君也族親婚姻在異國者此謂與諸侯異姓之婚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為臣身又無服故暫為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故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之姑姊妹之女來嫁於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謂於至祖也者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為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為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前文所云者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注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音義為于偽反下注各為同拾其劫反便婢面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所識

者也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皆為之成踊者雖相識輕亦謂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左西嚮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注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祔則宗子主之音義祔音附親同長者主之注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音義長丁丈反如若也不同親者主之注從父昆弟之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凡喪父在父為主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為主案服問云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主庶婦是與服問違者服問所言通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言是同宮者也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謂各為其妻子為喪主也此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親同長者主之者親同謂同三年期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為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為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者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音義稅吐外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小功以下之喪既除喪之後而始聞喪之節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聞

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服之親為之變也拜賓則尚左手者於時有賓來弔拜賓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音義嫂悉早反凡為于偽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此經論哭無服而為位及弔服加麻也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哭嫂與叔為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亢

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為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為之袒免故云無服者麻也注正義曰以經云無服者麻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絰也云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者兄公謂夫之兄也於弟之妻則不能為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絶之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為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並云婦人稱夫之兄為公者須公平尊稱也云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者此是逸奔喪禮文言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為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為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云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注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為之成踊疏正義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哭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者謂大夫來至弔此奔喪之士其奔喪者先袒拜之成踊之後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者謂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注正義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己踊及襲絰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絰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己禮踊襲絰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

袒拜之為之成踊者以此經但云袒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袒拜之為之成踊與此經文字多少不同故云

或曰

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注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

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音義鷄斯依注為笄纚笄音古兮反纚色買反徐所綺反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鴆反又而甚反注同怛都達反腎市軫反乾肝並音干肺方廢反漿本亦作漿子羊反糜武皮反本亦作糜同粥之六反字林與六反云淖糜也飲音蔭食音嗣去冠起呂反邪似嗟反亦作邪絔七瞎反本亦作袹藏才浪反脾婢支反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注言人情之中外相應音義夫音扶應應對之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

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注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絶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音義發方鹽反下同袒其又反懣亡本反又音滿悶音悶下同殷殷並音隱牆音怪字林作墻音同辟婢亦反徐扶亦反注及下皆同拊芳甫反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

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注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音義汲音急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注說反哭之義也音義上時掌反復扶又反下復反復生皆同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注說虞之義音義悵勑亮反愴初亮反惚音忽愾徐音慨苦代反徼古堯反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

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注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為入宮音義壙古晃反倚於綺反苫始占反草也枕之蔭反塊苦對反又苦怪反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注勤謂憂勞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注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

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注匍匐猶顛蹷或作扶服音義匍音蒲又音扶匐蒲北反又音服衰色追反為于偽反下注相為同斷決丁叚反下古穴反猶顛丁年反蹷求月反又音九月反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注怪冠衣之相為音義冠音官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音義免音問注及下皆同褻息列反著張慮反又張畧反廣古壙反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

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注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為一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音義秃吐祿反無髮也傴於縷反一音紆矩反背曲也跛補禍反又彼義反足廢也錮音故稽音啓注同顙桑朗反下注同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注怪本所為施也音義何為于僞反盡篇末文注皆同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注不

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也音義緦音思冠之古亂反或問曰杖者何也注怪其義各異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注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音義苴七餘反削悉若反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注怪所為施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注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為時音義羸力垂反劣也

疲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注父在不杖謂為母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戚也音義辟音避處昌慮反下同遽其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疾痛之意也雞斯者笄謂骨笄纚謂縚髮之繒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徒跣者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者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交手哭者謂交手拊心而為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者言肺在上性近於燥故云焦肝

近肺故云乾腎近下故云傷言近下性多潤而為傷矣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也言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望望然者瞻望之意也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其往送也如慕者如孺子啼慕於母也其反也如疑者不如神之來否如人之有疑也亡矣喪矣者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似人之逃不復來也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心悵焉愴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成壙而歸者此明葬之後猶居廬枕塊不敢入於室處也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此言服處憂勞勤苦也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偽假為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

何也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此經凡言亦者亦以俟其生制三日者俟其生也若三日不生於後亦不生矣也非但不生孝子之心亦益衰矣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者此解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也又明孝子身有病闕其居喪所以禮矣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肉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者此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云免者以何所為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此荅問之辭也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以未冠故著免也禮曰童子不緦者此喪服正經之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童子不緦者言不為族人著緦服也唯當室緦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於家事唯此當室之童乃為族人著緦服緦者其免

也者作記者云所以此童子為族人得著緦者以其無父兄當室之時即著免也以其無父兄而可依理故得為族人著緦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者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為族人得著緦也若童子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或問曰杖者何也者此明問居喪有杖為父母乃異何意如此故問之竹桐一也者言為父竹為母桐孝子之意其義一也言孝子奉親用心是一但取義有異故竹桐而殊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者父是尊極故為之苴杖言苴惡之物以為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故云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言為母屈於父不同自然苴惡之色也故用削杖其杖雖削情同於父故云削杖桐也桐為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為父矣桐節在內內陰之類也故為母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者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意也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者為母親對父之時不敢遽杖以尊

者在故不敢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者所以為母堂上不敢杖者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之處所以為母堂上故不杖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者言孝子為母所以堂上不為喪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父憂慼故不杖不趨冀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注正義曰凡云親者包之五服也以此經悲哀之甚故知父母也云鷄斯當為笄纚者以經鷄斯二字不當始死者之義聲與笄纚相涉故云笄纚也云親始死去冠者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是去冠也云二日乃去笄纚者以士喪禮云小斂髻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笄纚也云上衽深衣之裳前者言既始死朝服易之故知著深衣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衽深衣之衽案深衣衽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扱之恐履踐為妨故解為裳前也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所扱之處當衽也案公羊傳云昭公以衽受於齊之唁禮亦

謂衆當前者也爵踊似爵之跳也其足不離於地也殷殷田田如壞牆然者言將欲崩倒也云辟拊心者爾雅釋訓文云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者解當室所著之意也言免是冠之流別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云緦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免乃有緦服也鄭岀緦其免之意言内為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緦服言緦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緦者由有免故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考證

奔喪遂行注哭則遂行者不為位○臣名南按奔喪之禮皆不為位為位者禮之權也惟有君命之事未得即代者則為位下文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是也疏甚明為位及成服互文也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疏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云云○臣名南按使事未了有二其一使者未出國境在塗聞喪則徐行而不反則春秋宣八年經書公

子遂如齊至黄乃復公羊傳曰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休注曰聞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為君當使人追代之然則君果使人追代則不待成服而即奔喪矣若不使人追代猶當不反也其一使者已入所聘之國正當行禮而聞喪則聘禮云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是也

望其國竟哭注斬衰者也疏雖云斬衰其實母之齊衰

亦然也○按此疏極精可以補注所不及注以斬衰

兼父母也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注疏當奔之禮又哭○奔字

下當有喪字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注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

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疏既不衘君事又無私事故

可得早奔云云○臣名南按注言無君事則非衘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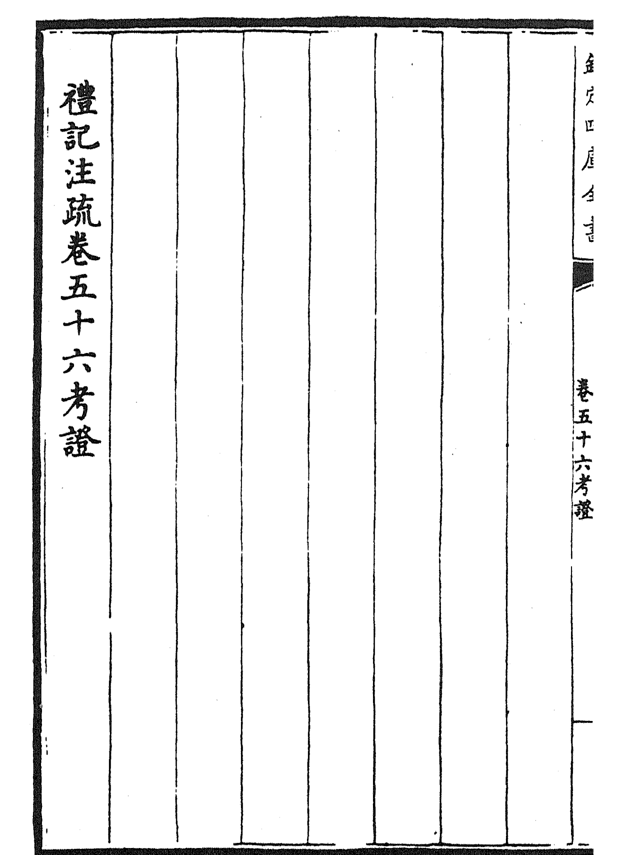
命也言又無故則身非有疾病變故也但以己有他

事未得即奔耳疏以又無私事解無故不亦舛乎且既言無私事矣下文又言惟以己之私事未得奔何也必係傳寫之訛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疏○疏闕十字

問喪不冠者之所服也注不冠者猶未冠也○臣台南按此注意未明劉氏曰已冠者為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為喪亦不免也若為童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

以其為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發明注意了然蓋約
而言之凡童子皆不免不杖不緦其當室者則雖童
子亦免杖緦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考證

禮記注疏卷五十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服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注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為其君姑齊衰與為小君同舅不厭婦也音義傳此引大傳文也從如字范才用反為其于偽反注及下皆同齊衰上音咨下七雷反後放此厭於涉反下同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注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

降一等言非服差音義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注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注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注雖外親亦無二統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

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

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

麤衰音義期音基下及注皆同有大功之喪亦如之注大功之麻

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

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

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

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

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音義累劣彼反又劣僞反麻之有

本者變三年之葛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音義澡上時掌反澡音早斷丁管反下文同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注雖無變緣練無首絰於有事則免絰如其倫免無不絰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音義免音問下及注不免者皆同去起呂反下同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注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

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音義為稅上如字下吐外反注及下皆同要一遥反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注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為殤未成人文不縟耳下殤則否言賤也

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下服

緦麻音義長丁丈反筭徐音蒜悉亂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注同為于偽反注除為殤在緦皆同縓音辱紫綠飾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音義君為于偽反後文皆同注諸侯為天子下注亦為此三人士為國君同

世子不為天子服注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音義遠于萬反畿音祈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注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

此三人為喪主也音義大子音泰下及注同適丁歷反下同見賢遍反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音義驂七南反乘音剩為于偽反下為其母同伸音申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

往則服之出則否注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音義錫思歷反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音義免經音勉去也下無免經并注皆同徐並音問恐非朝直遥反稅吐活反注同說吐活反又始銳反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音義罪本

或作臯寀臯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為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必利反疏正義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皇氏云此言傳曰者即前大傳之篇則服術有六不指其人今各以其人明之或可傳曰者是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則非前大傳篇也故下文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今記者皆引此舊傳而記之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者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為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而謂之皇姑者皇君也此妾既賤若唯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者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者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於上故更稱傳曰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者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則帶其故葛帶者故葛帶謂三年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為重故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者謂三年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之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衰者功衰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也大功之喪者為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也者謂凡常小功無變於大功以上之服言

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者謂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麻之無本謂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既練遇麻斷本者此明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既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去經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也每可以經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麻也既經則去之者謂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者謂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緦與小功之經

所以為後喪緦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上經云小功不易明緦不易下經云緦小功之經兼言緦者恐免經不及緦故也前經已云於免經之此經又云如免則經者前經但云經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因其初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為稅者稅謂變易也所以緦之麻不變小功者以其緦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成人小功緦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殤在小功緦麻得易三年

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算者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殤之月算數如小功則五月緦麻則三月而反三年之葛者此著麻月滿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服質略初死服麻巳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其文不縟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為之緦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案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若為天子三年者謂列國諸侯之君為天子三年也

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者言諸侯夫人為天子如諸侯外宗之婦為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則夫人為天子亦期也故云如外宗之為君諸侯為天子服斬衰喪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謂以夫人如外宗之為君起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欲明諸侯夫人為天子故載君為文之首也世子不為天子服者此明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為天子服也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者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非此則不主也言妻欲見大夫以下亦為妻及適子適婦為主也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者此明大夫適子為君夫人大子之服是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者若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為服期今君母非夫人君為之服緦則羣臣為之無服也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者近臣謂閽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驂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而此諸臣賤者隨君之

服也故云從服唯君所服服也者君服緦則此等之人亦服緦故云唯君所服服也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者此明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亦如之者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當事則弁經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相為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者謂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餘事之出則不服也言居亦不服其當殯斂之事亦弁經也凡見人無免經者謂己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經重故也雖朝於君無免經者以經重繼往朝君亦無免稅於經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者謂己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經

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税也其大功非但税衰又免去絰也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絰之意引舊記以明之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絰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己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使之免絰故許著絰也亦不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己有重喪猶絰以見君申己喪禮也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注正義曰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為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者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云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者以三年既練男子除於

首是男子首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此文主於男子也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練後麻帶已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云為父既練衰七升者以間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故間傳云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為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有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麤衰者功即麤也言齊衰既有八升九升服也其麤者謂七升父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為長子及父卒為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總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為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

喪未葬為前三年之衰為練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為三年練祭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穎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穎之前得為三年之喪而後練也熊氏云為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為母也今鄭注云為父既練衰七升為母既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既練皆為父卒為母今熊氏云父在為母其義非也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者言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間傳謂之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既麤細相似不得為五分去一為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

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於下閒傳篇具釋也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經五寸餘要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經應合四寸餘要帶本合三寸餘既服練之要帶四寸餘則其首經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故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升既葬之後則有十升然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者閒傳篇云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灼然重麻故云經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捡勘鄭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於此經文其義得通然於閒傳之文於義不合案閒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文各別則

此經文大功惟據三年練後不合期喪既葬也注云男子經期之葛經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者為期經期帶謂其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於鄭注其義稍乖也當以熊皇為正也有事則免經如其倫者倫謂倫類雖為之不變服其應免經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云免無不經者觧經於免經之於是免之時必著經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人必加經也云經有不免者觧經每可以經必經也云經謂不免但云經者謂既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經不有免以服成故也是經有不免者也云稅亦變易者以一經之内有變有稅兩文故言稅亦變易也云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經有本為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云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所以引此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知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以前文云緦小功不得變上服則此得變三年之

葛亦是緦麻小功也殤長中在小功緦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其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齊衰初喪得變三年既虞卒哭則下閒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云為殤未成人文不縟耳者縟謂數也謂禮文繁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未成人唯在質略無文飾之繁數故不變麻服葛也云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下服緦者喪服傳文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者謂夫與諸侯為兄弟之親在於他國諸侯既死未為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從服期也云諸侯為天子服斬故夫人亦從服期是為夫之君如外宗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

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
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為諸
侯服斬為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親之
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為君服
斬其婦亦名外宗為君服期是三也內宗有二者案周
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
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引喪大記曰外宗房
中南面者證外宗之義也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
侯為妾無服唯大夫為貴妾服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
云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者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為
父後者為其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
為後則為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
縓緣今以為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緦
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
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
禮者有以為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

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案異義云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說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文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以夫人服之已爲不可今小君既在而以夫人服妾母彌益不可故云益不可也謂不杖齊衰者案下

曲禮篇云苞屨不入公門蔗屨杖齊衰之屨既不得入也此云說齊衰明不杖齊衰也云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者鄭以絰重於齊衰不杖齊衰雖脫亦不免絰以差次約之則大功非但脫衰又免去其絰也

間傳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注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枲或為似音義苴七余反見賢遍反齊音咨下同枲思里反樂音洛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

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音義偯於起反說文作悠云痛聲折之設反從七容反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注議謂陳說非時事也音義唯于癸反徐以水反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

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音義與音預歛力驗反粥之六反溢音逸劉音實二十兩也莫音暮疏食音嗣下疏食同醯本亦作酼呼兮反下同醴音禮期音基下及注皆同中如字徐丁仲反禫大感反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

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注芐今之蒲苹也音義倚於綺反寢本亦作寢七審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塊苦對反又苦怪反説吐活反芐戶嫁反翦子踐反牀徐仕良反拄知矩反一音張炷反楣音眉復音伏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注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

也音義去起呂反下去麻同繐力主反差初佳反後放此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為飾也婦人葛絰不葛帶舊說云三糾

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絰似非也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絰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説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綅音義爲母于僞反下注爲後同重直龍反注三重同縓七戀反緣徐音掾帨始銳反要一遥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注同纖

息廉反注同去起呂反下同糾居黝反下同股音古辟音避朝直遥反紕婢支反又音紕緯音謂紛芳云反帨始鋭反緦徐息廉反又音侵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注因上説而問之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注説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經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注此言大功可易

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音義重直龍反注及下不言重言重者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苴惡貌也者苴是黎黑色故為惡貌也大功貌若止者止平停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為之變又不為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之間衰用鍛布帶屨亦輕其經色用枲同者自別哀義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者若如也言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緦麻其情

既輕哀督從容於理可也斬衰唯而不對者但唯於人不以言辭而對也皇氏以為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為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已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已事也為人說為語與此言異也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也又期而大祥有醯醬者謂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又云食肉者先食乾肉喪大記云

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父母之喪居倚廬者
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也芐翦不納者芐為蒲
苹為席翦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
既虞卒哭者此明遭父母之喪至終服以來所居改變
之節即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
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
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
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斬衰三升
者此明五服精麤之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以
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絲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
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其布繐
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
也斬衰三升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
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
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
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謂男子

也既虞卒哭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絰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者父沒為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也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先易輕者故記者於此經更自釋易

輕之意故云何為易輕者故下文釋云既有前喪今又遭後喪得以後喪易換前喪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經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經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著期之葛帶是謂之重葛也注正義曰以醴酒味薄乾肉又澀

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此齊衰多二等者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之二等故云多二等也云大功小功多一等者案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故云大功小功多一等也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理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故云服主於受也云是極列衣服之差也者以喪服既略故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者以經文直云葛帶三重不辨男女之異故明之云謂男子也云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者以喪服傳云五服經帶相差皆五分去一故知受服之時以葛代麻亦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分

為四股而糾之故云四糾之云帶輕既變因為飾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糾之以為飾也則知男子首經婦人要帶不三重為飾也云婦人葛經不葛帶者案少儀云婦人葛經而麻帶又上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故士虞禮曰婦人既練說首經不說帶也注云不脫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是男女共為即知大功婦人亦受葛也云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者舊說云所至練之時又三分去一此既葬葛帶三重去其一股以為練之帶也云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者斬衰既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即與小功首經同所云同者皆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既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股以為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於小功首經非五服之差次故云似非也云易服謂為後

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故云為後喪所變也云其為帶猶五分絰去一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絰麤細相似同故云其為帶猶須五分首絰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避男子而重要帶耳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者證當祥祭之時所著之服非是素縞麻衣也云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者引之者證此經大祥素縞麻衣是大祥之後所服之服也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者案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者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曰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以布則曰麻衣此云麻衣是也云大祥除衰杖者以下三年問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杖可知也云黑經白緯曰纖

者戴德變除禮文矣云舊說纖冠者釆纓也者以無正
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
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
前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尚纖冠玄端黄
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祭既畢以後
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
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
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此言包
特者謂於此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或云包或云
特者斬衰齊衰既是重服擧此言包特則知齊衰大功
亦包特也畢謂男子畢要婦人畢首欲明畢者可以兩
施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畢之故得可
以兩施云而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
故事尊正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此言至重
葛者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
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者以男

子練時首經既除本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有經大功之葛經今云期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經但麤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但麤細與期同其實大功葛經前於服問篇已釋也云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經輕於練之葛經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經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注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

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音義著張慮反疏正義曰此明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以後服易前服之義也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注正義曰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者以卑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經帶麻葛兼有故於齊衰輕服言之於男子而論其實同也云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者鄭以既遭大功之喪麻葛

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絰是或無絰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重以於先既單令首絰皆有故須稱重云期以下固皆有矣者言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絰帶矣婦人亦然也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注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

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

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音義為于偽反長丁丈反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注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疏正義曰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同者與後兼前服也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篇小功緦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緦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也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注正義曰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

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經但經文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注意明也後既易以滿還反服前喪輕服故文注稍異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七

禮記注疏卷五十七考證

服問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臣召南按本文四段孔疏於大傳尤明有從重而輕舅之子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亦是也經但隨舉一條以例之

三年之喪既練矣疏故葛帶謂三年練葛帶也○臣召南按集說引此疏作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推按文義此似脱喪之二字又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

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集說與三年之上有此葛帶三字又經期之經者謂三年練後首經既除集說三年下有之喪二字似宋以前本未脫也

閒傳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注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云云○臣召南按此注當合喪服記注及賈疏觀之其義始明今撮其畧齊衰四升此謂為母服也其正服五升其義服六升大功七升言降服而在大功

者也其正服八升其義服九升小功十升言降服而在小功者也其正服十一升其義服十二升喪服記言其畧故但云齊衰四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也此記備悉衣服之等差故於齊衰多二等於大功小功各多一等也此注云服主於受指喪服記所列也又云是極列衣服之差指此記所列也

禮記注疏卷五十七考證

謹案卷五十六第一頁前八行音義空朩反刋本

朩訛本今改

第六頁後五行疏以本天屬刋本監本毛本本天

訛奔夫據宋本改

第九頁前二行疏相者告事畢刋本者告訛告者

今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疏既降無服下其族姑姊上諸

本訛空十格據宋本連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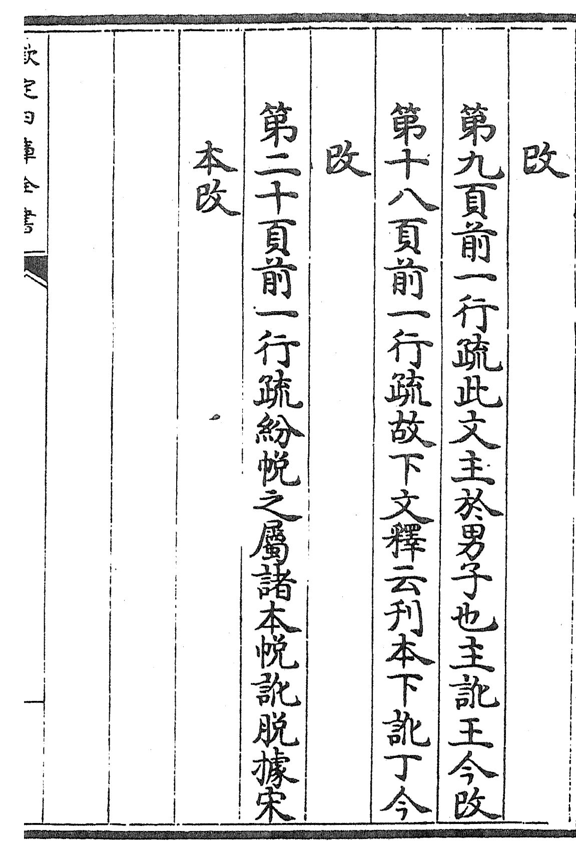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後五行音義上時掌反刋本上訛士據毛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思慕之心也刋本心下衍服字今删

卷五十七第二頁前一行注諸本複出首經除矣為父旣練八字據宋本删

第四頁前一行音義適丁歷反刋本丁訛下今改

第八頁前八行亦無免稅於經也刋本稅誤脱今



改

第九頁前一行疏此文主於男子也主訛王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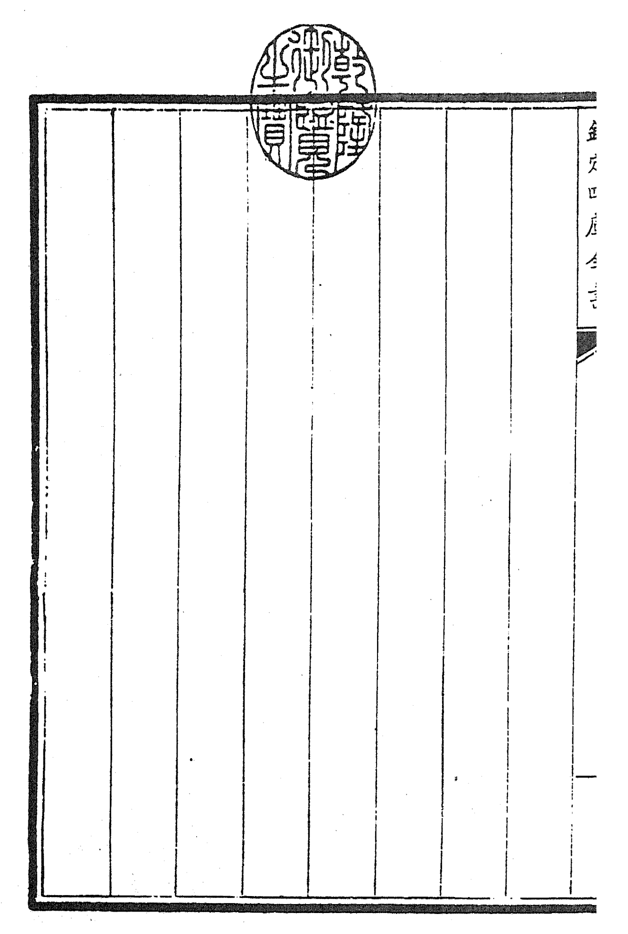
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疏故下文釋云刊本下訛丁今

改

第二十頁前一行疏紛悅之屬諸本悅訛脫據宋

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舉人臣嚴　儀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